

西班牙黄金世纪诗选

(西班牙) 卡斯蒂耶霍等 著
赵振江 译



昆仑出版社

数字资源
PDG

COLECCION LITERATURA IBERA
SERIE OBRAS MAESTRAS ESPAÑOLAS

伊利比亚文学丛书
西班牙经典系列

西班牙黄金世纪诗选

卡斯蒂耶霍 等著 赵振江 译

昆仑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
PDG

图字：军 - 2000 - 22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班牙黄金世纪诗选 / (西班牙) 卡斯蒂耶霍等著; 赵振江译。

北京: 昆仑出版社, 2000.5

ISBN 7-80040-483-8

I. 西… II. ①卡…②赵… III. 诗歌—作品集—西班牙—近代

IV. I55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2550 号

Garcilaso de la Vega, Gongora, Quevedo, etc.

Poesia Lirica del Siglo de Oro

Cátedra

1991

书 名：西班牙黄金世纪诗选

作 者：卡斯蒂耶霍等

译 者：赵振江

特邀责编：李宇宏

责任编辑：姚绍荣

装帧设计：明 丽

责任校对：吴 汇

出版发行：昆仑出版社

社 址：北京海淀区白石桥路 42 号

邮编：100081

电 话：62183683

http: // 5033.peoplespace.net

E-mail: jfj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新华书店发行所

印 刷：三河天利华印刷厂

开 本：A5

字 数：181 千字

印 张：7.625

印 数：1 - 3000

版 次：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0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40-483-8 / I · 360

定 价：13.80 元

《伊比利亚文学丛书》

出版说明

伊比利亚地处欧洲西南端，是个半岛。雄劲的大西洋和娇柔的地中海将它紧紧拥抱。巍巍比利牛斯山是它永不倦怠的依傍，凿穿直布罗陀海峡使它最先接受非洲暖风的沐浴。这方得天独厚的水土托起了两个古老的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

西班牙和葡萄牙同有古罗马文化渊源，中世纪经犹太人、吉卜赛人和北非摩尔人等融入绚丽的东方色彩，化合出与众不同的伊比利亚文化。15世纪以后，随着新大陆的发现和中南美洲的殖民化，这一文化又与印第安文化和黑非洲文化碰撞化合，催生出更加斑斓多姿的伊比利亚文化。至此，一个横跨欧美、贯通东西的文化圈——伊比利亚文化圈宣告形成。

伊比利亚文学是伊比利亚文化的重要表征。它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对西方和世界文学多有影响，是世界文学和文化天地里的一道不可或缺、也不可多得的风景线。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对这一文学所知甚少。曾几何时，我们还视它如无何有之乡，除了一鳞半爪的介绍，就只有钩玄发隐者的偶尔一提。这显然与我国的文明古国地位和蓬勃发展的文化事业很不相称。近20年来，我们虽然出版了一些西、葡文学名著，有的作品甚至在读者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但工作还远不够系统。

有鉴于此，中国西班牙、葡萄牙和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与大众文艺出版社、昆仑出版社倡议决定：出版一套拟包括《西班牙

经典系列》、《葡萄牙经典系列》、《西班牙当代小说系列》、《葡萄牙当代小说系列》四个系列的《伊比利亚文学丛书》。

本丛书编委会对给予关心和支持的季羨林、于友先、高占祥、刘习良、徐怀中先生及提供具体构想和帮助的沈石岩、董燕生、赵振江、赵德明、陈众议先生致以诚挚的谢意。

《伊比利亚文学丛书》编委会

2000年11月14日

总 序

陈众议

虽然考古学家在现今的西班牙、葡萄牙境内发现了大量证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初民足迹的岩画、石器、骨器和青铜制品，但人类对伊比利亚（“Iberia”）^① 半岛的最早记载始见于铁器时代。其中古希腊人是这样描写伊比利亚先民的：他们身材矮小，肤色黝黑，恰似北非居民……^② 公元前千年左右，腓尼基人入侵并占领了南部沿海地区。随后是希腊人从地中海由东北至西南的扩张。但大规模的种族行动是在公元前后发生的。卡塔戈人以增援腓尼基兄弟为由捷足先登，率先抢占了伊比利亚南部；后来的罗马人只能以埃布罗河为界，屈尊与之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然而，卡塔戈人不久先发制人，向罗马人发动进攻（因而落得个“背信弃义者”的别名）。经过浴血奋战，罗马军队最终赢得了胜利，并一鼓作气荡平了卡塔戈人的领地，在“伊斯巴尼亚”（“Hispania”，罗马人对伊比利亚半岛的统称）建立了卢济塔尼亚（今葡萄牙）和贝梯卡、加利西亚、塔拉戈纳、卡塔戈等（今西班牙）省份。到了公元二三百年的，为了安抚蛮悍的日耳曼部族，罗马人做出了很多让步。然而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日耳曼人得寸进尺，开始向西南欧进犯，其中到达伊比利亚半岛的多为支族汪达尔人（霍达人）、斯维汇人和阿拉诺人（他

① 史学界普遍认为伊比利亚是伊比利亚初民对整个半岛的统称。

② 《墨西哥西班牙语百科》、《西班牙大百科》等在“西班牙”或“伊比利亚”条上均有类似记录，但遗憾的是都没有加注明确的出处。

们在西方语言中又成了“野蛮人”和“文化毁灭者”的代名词)。其时，罗马帝国已经左支右绌、摇摇欲坠，再也抵挡不住日耳曼人和新兴民族的反叛了。如今的西班牙（“西霍达王国”）^①以及其他许多欧洲国家几乎都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葡萄牙当时隶属于西班牙，她一直到 1143 年才完全独立。

至此，伊比利亚的文化已然相当混杂，但其文学的第一源头当是西罗马时期的拉丁文化。随着西罗马帝国的建立，拉丁语成为所有行省的官方语言，但它似乎没有来得及在这一地区获得新生。倒是由拉丁语衍生的一些方言（各地的口头拉丁语）创造了这一地区的最初的文化繁荣。这一文化后经与相对落后的日耳曼文化碰撞磨合，再经与犹太希伯来文化、吉卜赛文化、阿拉伯文化，尤其是阿拉伯文化的兼容化合，催生出绚丽多彩、与众不同的伊比利亚文化。

且说未开化的日耳曼人和精明强干的犹太人、浪迹天涯的吉卜赛人对早期伊比利亚文化形成所做的贡献，虽然较之阿拉伯人当大为逊色，却以不同的方式留下了不可或缺的印记。前者除了军事、人口方面的优势，还为伊比利亚文学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歌颂蛮悍的民间史诗（“Gestas”）；^②后者由于各自的文化背景而悲惨地成了诗人和艺术家挖苦的对象。^③

再说摩尔人（阿拉伯人和北非柏柏尔人）在西罗马全线崩溃后乘虚而入，侵占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大片领土。当然，摩尔人没有破坏也未能马上致力于建设殖民地文化，但原因可能并不完全

① 另有“东霍达王国”，位于今意大利境内。

② González Palencia:《中世纪的摩尔人和西班牙人》，马德里，1945 年版；J. R. Jewett:《阿拉伯文学简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14 页；等等。

③ Menéndez Pidal:《西班牙历史》（3 卷），马德里，1940 年版。

像多数学者认为的那样，是内讧或者更为残酷的战争。^①可以说，除了卡斯蒂利亚等少数王国自始至终比较坚决地捍卫各自的领土完整之外（正因为如此，卡斯蒂利亚后来成了“光复”的主力并最终使卡斯蒂利亚语擢升为西班牙地区的通用语言），摩尔人几乎没有遭遇大的抵抗就在伊比利亚南部地区长驱直入，如临无人之境，因为刚刚摆脱罗马统治的伊比利亚当时正处在一种文化“真空”状态，而摩尔人带来的恰恰是发达而且不同于拉丁文化的东方伊斯兰文明。因此，与伊斯兰文明在东方的境遇相反，受日耳曼文化影响的多数伊比利亚基督教徒对新的闯入者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宽容，并且如饥似渴地接受和吸纳了阿拉伯文化。与此同时，伍麦叶^②的王子们在殖民地的早期建设中也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开明。这可能是一种投桃报李式的礼尚往来。总之，以科尔多瓦为中心的伊斯兰文化体系迅速形成，并向四周辐射。当时，科尔多瓦吸引了大批志向高远的东方学者。但这一文化的传播却相当缓慢。语言很可能是其中的主要障碍。因此，即便是在安达卢西亚的伍麦叶王朝开始拥有了大量第三代、第四代土生穆斯林的时候，阿拉伯语也还没有在广大的哥特式基督徒中流行起来。奇怪的是，许多伊斯兰民歌民谣甚至法律和神学文本倒生下根来。尤其是民歌民谣，由于朗朗上口而得以在阿拉伯裔和非阿拉伯裔居民中流传。从现有资料看，最早的伊比利亚（或西班牙）-阿拉伯文学作品可能生成于公元8世纪前后。此后，著名学者伊本·阿卜杜·拉比希西行，他带去了伊本·古太白的《故事源泉》并衍生出影响深远的《珍贵的项链》等作。他的作品一方面用盎然的诗意描绘了安达卢西亚，使得东方的穆斯林心向往之；

① Menéndez Pelayo:《西班牙文学中犹太影响》，《美学思想史》，桑坦德，1941年版和 Américo Castro:《犹太人在西班牙人的文学和思想中》，《西班牙史实》，墨西哥，1954年版。

② 指以伊拉克为中心的阿拔斯王朝（750-945）。

另一方面又通过对安达卢西亚的传神的描绘传播了富有地方色彩的新的阿拉伯诗韵。在他之后广泛流传于阿拉伯世界和伊比利亚的“择吉尔”（即“Zajal”或“Zejel”）很可能就是从拉比希时代生发的。它接近于一种叫做“穆瓦希赫”（“Muwashshah”）的古二重韵诗，诗句包含几个韵节，主韵在韵节之末，比较适合于行吟诗人（“Trobador”或“Juglar”）吟唱。这种诗体在12世纪初叶达到高峰，产生了以伊本·古斯曼为代表的“择吉尔”非行吟诗人。应当说，摩尔人自入侵到七八个世纪后败北撤退，始终未能推广阿拉伯语，但其文学却润物细无声地融入了伊比利亚文化，并为西班牙文学和葡萄牙文学埋下了一块重要的基石。

鉴于12世纪以降，西班牙和葡萄牙分化成了两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其文学发展也呈现出了不尽相同的轨迹，本文不得不分别叙述，一一表来。但是，对二者的某些共性又有先述为快之情，如：一、她们同有古罗马文化渊源，中世纪融入了日耳曼部族的血液并从阿拉伯文化采撷了耀眼的东方异彩；15世纪以后，随着新大陆的发现和中南美洲的殖民化，她们又与印第安文化和黑非洲文化交融，孕育出斑斓多姿的伊比利亚美洲文化并共同缔造了一个横跨欧美、贯通东西的伊比利亚文化圈；二、她们一样经历了由落后到强盛并称霸欧美的辉煌和盛极而衰，一个从名副其实的“日不落”帝国跌落，另一个不得不放弃超过本土百倍的南美和亚非领地，留下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可惊可愕的谜团；三、她们原本同根，又在同一时期创造了文化和文学的“黄金世纪”和“白银时代”，20世纪中叶还经历了相似的闭关自守和独裁统治；四、20世纪70年代以降，随着独裁者佛朗哥（1975）和萨拉查（1970）的寿终正寝，她们的历史启开了崭新的一页，民主化进程一日千里；她们又一样成为了欧洲大家庭的重要成员，其文化和文学又开始大放异彩；等等。总之，她们的

本原、她们的历史以及她们的混杂，使她们获得了有别于所有文化（包括其他欧洲文化）的繁复、多姿、跌宕、狂放的品格。

—

前面说过，西班牙文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8世纪前后。其时摩尔人大举进犯伊比利亚半岛，地处中北部的卡斯蒂利亚王国联合周边小国奋起反抗，并逐步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光复战争”。在这期间涌现了无数英雄豪杰，产生了许多英雄史诗，其中最著名的有《熙德之歌》、《拉腊王子之歌》、《龙塞斯瓦列斯之歌》和《桑乔二世与萨拉莫围困记》。它们大都以流行于中世纪的八音节或十六音节谣曲的形式写成，语言朴素、生动，叙事性极强，因而具有很高欣赏价值和文献价值。在这些史诗中，流传最广、保存最完整的要数《熙德之歌》。它发表于1140年左右，全诗3700余行，气势恢弘，洋溢着强烈的英雄主义气概。诗歌把西班牙人民的气质集中在熙德身上，热情讴歌了坚强的意志、忠诚的心灵、真挚的爱情。此外，诗歌富于历史真实性，对西班牙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都有很精彩、细致的表现。所以，《熙德之歌》被公认为西班牙文学史上的第一块里程碑。与此同时，摩尔人的占领给西班牙文化注入了浓重的东方文化色彩。受阿拉伯文学的影响，一种被称之为“哈尔恰”（“Jarcha”）的简洁明快的抒情谣曲应运而生，它使原本略显冗长的西班牙歌谣变得愈来愈短小精悍。由于这些谣曲一直在民间（主要通过行吟诗人）流传，许多作品都有几种甚至几十种“唱法”。就内容而论，它们有：一、历史谣曲：以抗击摩尔人的英雄人物、英雄故事为题材；二、骑士谣曲：以13、14世纪的传奇故事和十字军事迹为题材；三、边境谣曲：以战争时期的趣闻逸事为题材，等等。这

些谣曲多采用八音节、偶句押韵的形式，节奏明快，读来朗朗上口。从某种意义上说，谣曲是西班牙诗歌的摇篮，对西班牙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随着“光复战争”的胜利，西班牙依仗她庞大的骑士队伍，称雄欧洲，不可一世。繁缛的西班牙宫廷礼仪和斯文、优越的教士生活就是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形成的，影响波及整个西方。13世纪末、14世纪初，西班牙出现了一大批宫廷诗人和教士诗人。他们的作品虽然题材不同，内容有别，却无不精雕细琢，一丝不苟。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注重借鉴和创新，其瑰丽的风格和多变的形式（有矫揉造作之嫌）恰好和当时流行的朴实无华、自然生动的民歌民谣形成反差。宫廷诗人大都是王亲国戚、达官贵人。像掌玺大臣佩德罗·洛佩斯·德·阿亚拉、侯爵桑蒂亚纳等，都是颇有名气的宫廷诗人。尤其是后者，曾以博学多才和体恤民情而深得时人赞赏。也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得到了人文主义时期一些诗人的推崇并几乎悉数保存了下来。在当时的教士诗人中，胡安·鲁伊斯无疑是最有名的一位。作为伊塔大祭司，胡安·鲁伊斯创作过大量富有宗教色彩的赞美诗，但流传下来的却只有那部充满了世俗精神的《真爱之书》（又译《真爱诗集》或《真爱集》）和少数几首抒情诗。《真爱之书》约成书于1343年，包括12篇互相关联的诗篇和32则寓言故事，凡1,728节，洋洋洒洒、从从容容地表述世俗生活及爱的艺术、爱的形态，是西班牙最早的人文主义作品之一，是欧洲的第二部《爱经》。

同时代的另一位宫廷诗人是胡安·曼努埃尔。此人出身王家，是阿方索十世（俗称智者阿方索）^①的亲侄。他当过摄政王，晚年归隐山林，啸傲林泉。最后在一家修道院从事创作。他的《卢

^① Alfonso el sabio (1221—1284)，曾亲自组织和参与翻译罗马人、摩尔人和犹太人留下的大量古希腊罗马、阿拉伯和希伯来文本。

卡诺尔伯爵》(1335)在薄伽丘的《十日谈》之前，实际上是欧洲最早的短篇小说集。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包括50余个独立成篇的完整故事，占全书篇幅的五分之四以上；第二部分是附带的寓言和谚语。作品受了阿拉伯故事的影响（这种影响后来被塞万提斯用戏仿的形式揭示出来），叙述形式是卢卡诺尔伯爵与老师帕特罗尼奥（因而又名《帕特罗尼奥之书》）之间的一问一答，即学生每提一个问题，老师即以一个故事回答，且每个故事都有醒目的标题、都以一首小诗作为结语。这部作品对伊比利亚乃至整个欧洲文学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比如，莎士比亚、拉封丹就是它的直接受惠者。

15世纪以前的多数宫廷和教士诗人的作品虽然已经散佚，但它们似乎是巴罗克文学的先声，构成了前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文学的主流。

15世纪，朴素自然的谣曲再度兴盛。这也许是对前一时期宫廷和教士诗风的一种反拨。尤其是民间抒情谣曲的“宫廷化”，给以叙事为目的的传统谣曲形式带来了新的活力。这种抒情谣曲又被称作“艺术谣曲”。它们比古代谣曲语言更生动，故事更精彩，感情更丰富，流传更广泛。梅纳、曼里克、恩西纳等后起的宫廷诗人也尝试过这种抒情谣曲，尽管大都羞于署名、羞于留存或者根本不敢署名、不敢留存，但他们创作的相当一部分抒情谣曲还是以佚名的形式编入了16世纪初的《谣曲总集》。

胡安·博斯坎和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是最先大胆地将民歌民谣风格“冠冕堂皇”地引入宫廷的诗人。他们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至少有两个，一是他们接受的人文主义思想使他们较早自觉地着眼于田园生活，这也是风气使然；二是他们善于博采众长，在艺术形式上不拘一格。换言之，由于他们接受了人文主义思想，他们不仅着眼于田园生活，而且还要创作大量田园牧歌；反

过来，由于他们要创作田园牧歌，他们不仅要引进意大利诗歌的精气神韵，而且还要积极借鉴并吸取活生生的民歌民谣。这就使得他们的作品既具有崭新的外来形态，又不乏鲜明的民族文化底蕴。正因为如此，他们使西班牙的感怀诗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被认为是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又称“黄金世纪”）诗歌的奠基者。

一般文史学家都认为“黄金世纪”起自15世纪末，讫于17世纪末，实际时间长度近两个世纪。这是两个辉煌却充满了矛盾和危机的世纪。

15世纪末，早在摩尔人的最后一个西方堡垒——格拉纳达——坍塌（1492）和美洲发现（1492）前夕，西班牙封建集权就已经在强迫犹太人和穆斯林同化（即基督徒化）的基础上建立了宗教法庭（1480），并先后驱逐了上百万犹太人、穆斯林和穆斯林基督徒（Moriscos）。1492年之后，西班牙更是肆无忌惮，一方面要向中南美洲派遣部队，另一方面又要与英国、荷兰等欧洲国家争夺在大西洋的霸权地位，还要保证意大利等地中海领地不受土耳其海盗的骚扰，甚至在获得中南美洲之后把手伸过太平洋和南大西洋（直至征服菲律宾和赤道几内亚等地）。但在汲取大量财富的同时，西班牙显得愈来愈臃肿，以至于危机四伏，并最终无可奈何地从峰颠跌落。是谓盛极而衰。西班牙文学的“黄金世纪”正是在这样一个辉煌却充满矛盾和危机的历史时期形成的，可谓流派庞杂、群星璀璨。

（一）诗歌

1. 神秘主义 西班牙的文艺复兴运动虽然开始较早，但发展缓慢，它自始至终受到教会和骑士文化的阻挠。教会方面除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宗教裁判所之外，还拥有很大的文化市场。像圣

塔特雷莎·德·赫苏斯、路易斯·德·莱昂教士和圣胡安·德·拉·克鲁斯那样的著名宗教诗人，在当时的西班牙文坛不在少数。他们的作品一方面起着传承天主教文化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因为或多或少吸收了阿拉伯文化尤其是苏菲神秘主义而变得奇崛深奥。然而，正因为如此，这些宗教诗人的作品成了“黄金世纪”百花园中神奇的“柯尔律治之花”，对当时及后世文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 巴洛克主义 自1208年阿方索八世在西班牙创立第一所大学即帕伦西亚大学以后，后来的君主如阿方索十一等又先后创立了萨拉曼卡大学、萨拉戈萨大学、塞维利亚大学等等，为西班牙培养了大批真正意义上的人文学者。他们大都精通意大利文、拉丁文和古希腊文，常常集翻译、研究和创作于一身。他们的创作内容和创作风格不尽相同，但人文主义和巴洛克主义是其基本的价值取向和美学追求。或可说，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黄金世纪”以介绍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思想（人文主义）为开端，以巴洛克主义的盛极而衰为终点。

巴洛克主义的早期代表是萨拉曼卡派和塞维利亚派。萨拉曼卡派以路易斯·德·莱昂教士为核心，一批年轻学者和诗人众星捧月般围绕在他的周围。他们的作品大多以宗教生活为题材，但十分注意反映内心世界，强调意境并主张以神人合一的人道主义改良经院哲学，其诗歌创作带有神秘主义倾向。塞维利亚派以埃雷拉为中心，在塞维利亚大受欢迎。他们力主放弃宗教题材，用全新的创作机制和创作形式拥抱新生活。因此，他们的作品题材新颖、辞藻华丽，且喜用拉丁语汇，对后来的夸饰主义文风有直接影响。

夸饰主义，也称贡戈拉主义，它以诗人贡戈拉为旗帜，把巴洛克主义推向了极致。贡戈拉偏重抒情咏志，惯于用夸张的比喻、奇谲的形象、冷僻的典故、艰涩的词汇，因此他的作品结构

优美严谨，寓意深奥隐晦。其影响好比莎士比亚之对于英语文学，不但昭然于包括塞万提斯在内的许多同时代诗人作家，而且昭然于现今的西班牙语诗歌乃至小说。

与夸饰主义并行的是警句主义。警句主义是西班牙巴罗克文风的另一种表现。它的代表人物是克维多。此人认为深刻不在于晦涩，因而他反对贡戈拉“表面”形式的矫揉造作和故弄玄虚，追求简练通达的意义。由于他善用警句和格言、寓言和讽刺，同样赢得了不少的追随者，或可看做是西班牙巴罗克文学的另一张面孔。

3. 其他 传统的谣曲、田园牧歌等依然流行，这在塞万提斯等已为中国读者所熟知的“黄金世纪”西班牙作家中均有表现。但必须指出的是，它们在形式上已经受到更为复杂的十四行诗、亚历山大体等外来诗体的冲击和影响。

（二）小说

1. 骑士小说 西班牙的骑士文化在“光复战争”中得到了发扬光大。作为其重要表征的骑士小说显然是在“光复战争”时期以及“光复战争”之前的英雄史诗（如日耳曼和法兰西英雄史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6世纪达到了高峰。在这些小说中，史实逐渐被幻想取代，革命的英雄主义逐渐被想入非非的男女爱情所淹没。尽管人们一直以为署名罗德里格斯·德·蒙塔尔沃的《阿马迪斯·德·高拉》（1508）是西班牙最早的骑士小说，事实却不然。根据迪埃斯·埃查里等人的考证，西班牙最早的骑士小说产生于13世纪末、14世纪初，具体说是一部叫做《西法尔骑士》的小说。^①然后是颇具争议的《白骑士蒂朗》（1490）。当然，

^① 虽然它的首版时间是1512年。Diez-Echarri y Roca Franquesa:《西班牙和西班牙语美洲文学史》（上），马德里Aguilar 1982年版第230页。

《阿马迪斯·德·高拉》无论如何仍是西班牙最重要的骑士小说，以其趋于“魔幻”的夸张对后来的西班牙语文学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且不说塞万提斯对它的戏仿开创了世界小说的新纪元，即使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也还在于对它的戏仿并受益匪浅。^①在它之后的百余年间，骑士小说在西班牙（其实还有葡萄牙）层出不穷，风靡一时。其中主要有《阿马迪斯·德·高拉》的续篇（多种），《帕尔梅林》（多种），以及以不同骑士命名的《埃斯普兰迪安》（1510）、《堂利苏阿尔特》（1514）、《莱波莱莫》（1521）、《堂佛罗林多》（1526），等等，难以尽表。

骑士小说在塞万提斯时代遭到了禁毁。这首先是由于骑士文化已经不适应历史发展，其次是由于它的非宗教倾向。因此，到了16世纪中叶，尤其是在“特兰托教务会议”（1545）之后，骑士小说开始转向地下并日趋式微。

2. 流浪汉小说 流浪汉小说产生于16世纪中叶，是西班牙对世界文学的一大贡献。《小癞子》（佚名著）（又译《托尔美斯河的拉撒路》）是这类小说的开山之作，初版于1554年。其时不可一世的西班牙帝国已经盛极而衰，国内各种矛盾日趋尖锐，上流社会在没落中奢靡，而社会下层已民不聊生。《小癞子》的笔触恰好从下层伸出，从小流浪汉的视角，以极具震撼力和穿透力的现实主义风格展示了西班牙社会的全面衰落。《小癞子》大获成功后，一系列仿作相继涌现。其中较著名的有阿莱曼的《古斯曼·德·阿尔法拉切》（1599）、克维多的《骗子外传》（1604）、埃斯皮内尔的《马尔科斯·德·奥夫雷贡》（1618）以及洛佩斯·德·乌贝塔的《女流浪者胡斯蒂娜》（1605）和萨拉斯的《拉纤女之

① 《百年孤独》的许多地方是对《阿马迪斯·德·高拉》的直接戏仿，如“羊皮纸”的两种密码，显然是对奥里娅娜之子身上的“拉丁暗语”和“希腊秘文”的戏仿。

败和神圣的非正义使克维多的诗歌具有一种令人触目惊心的神韵，而贡戈拉则用高雅的技巧将他唯物主义主义的诗歌雕琢得完美无缺。如果说克维多在他的诗歌中表现了爱情的觉醒和苦闷，贡戈拉表现的则是生理享受的心安理得。只有在丰富的色彩方面，二人不时有不谋而合之处；在辛辣的讽刺与嘲弄方面，二人有异曲同工之美。

西班牙 17 世纪的诗歌并非都是巴罗克风格的，有人依然保持着纯正的加尔西拉索的传统，例如梅德拉诺就是这样，只不过在贡戈拉和克维多的光辉下，他很难引起人们的瞩目罢了。尤其是贡戈拉主义，在 17 世纪诗坛上几乎独领风骚，它的影响甚至波及到整个西班牙语世界。然而到了 18 和 19 世纪，人们对贡戈拉主义却颇有微词，直到拉丁美洲现代主义（尤其是卢文·达里奥）和西班牙“二七年一代”的诗人（特别是达马索·阿隆索）才又重新给它以高度评价。在我国，好像尚无人对西班牙“黄金世纪”的诗歌作过深入系统的研究（如果有，请恕我孤陋寡闻）。由于各种条件的局限，这里只能对该时期的主要诗人做一个简要的介绍，疏漏和谬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和同行们批评指教。最后，愿借此机会向西班牙文化部图书总署表示诚挚的敬意和由衷的感谢。

赵振江

2000 年 4 月 5 日

伊比利亚文学丛书编委会

顾 问

季羨林 于友先 刘习良 徐怀中

主 编

程步涛

执行主编

李宇宏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丁文林 许 铎 刘承军 李宇宏

李 杨 李红琴 余中先 张维民

欧 宏 胡真才 姚京明 寇小伟

(本丛书由西班牙文化部图书总署资助出版)

· 内容简介 ·

在西班牙文学史上，“黄金世纪”一词始于十八世纪中叶，目前，人们一般把1500年(卡洛斯五世诞生)至1681年(卡尔德隆逝世)这段时间称做西班牙文学的“黄金世纪”。“黄金世纪”的诗歌创作分为文艺复兴时期和巴洛克时期。前者以卡斯蒂耶霍和博斯坎为开端，后者以孟戈拉、维加、克维多为代表。

本书收集了这一时期所有重要诗人的数百篇作品，这些作品不仅对诗歌，而且对西班牙诗坛做出了革命性贡献，对后来的莱昂和梅德拉诺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巴洛克时期的诗歌是非常丰富的，这时期的三位最伟大的诗人是贡戈拉、洛佩·德·维加、克维多。评论家们认为洛佩的巴洛克风格是最平和的。他在创作传统诗歌过程中进行了革新，从而发展了加尔西拉索的经典中最富于感情的方面，并在自然风趣的变化中加入自身经历的因素。与洛佩不同的是，另外两位巴洛克大师都更加具有独特的个性。贡戈拉将文艺复兴时期的经典发展到了极致，以至于使他自己的诗歌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流派。克维多对贡戈拉的新诗歌持强烈反对态度，但他的巴洛克风格一点也不比贡戈拉逊色，不过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并由此而使他们成为了“警句派”的代表人物。

目 录

总 序	陈众议 (1)
译 序	(1)

文艺复兴时期	(1)
--------------	-----

胡安·博斯坎 (四首)	(3)
克里斯托瓦尔·德·卡斯蒂略霍 (二首)	(7)
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 (五首)	(11)
古铁雷·德·塞蒂纳 (六首)	(41)
埃尔南多·德·阿古尼亚 (二首)	(46)
路易斯·德·莱昂 (四首)	(48)
巴尔塔萨尔·德尔·阿尔卡萨尔 (二首)	(60)
费尔南多·德·埃雷拉 (四首)	(63)
弗朗西斯科·德·拉·托雷 (三首)	(70)
弗朗西斯科·德·阿尔达纳 (二首)	(74)
圣胡安·德·拉·克鲁斯 (二首)	(76)

巴洛克时期	(89)
-------------	------

米格尔·德·塞万提斯 (四首)	(91)
阿根索拉兄弟 (四首)	(97)
路易斯·德·贡戈拉 (十三首)	(101)

洛佩·德·维加（六首）	(123)
胡安·德·阿尔基霍（二首）	(141)
弗朗西斯科·德·梅德拉诺（二首）	(144)
罗德里戈·卡罗（一首）	(146)
安德雷斯·费尔南德斯·安德拉达（一首）	(151)
佩德罗·埃斯皮诺萨（二首）	(162)
弗朗西斯科·德·克维多（十四首）	(167)
弗朗西斯科·德·里奥哈（二首）	(198)
埃斯特万·马努埃尔·德·比耶卡斯（二首）	(201)

文 艺 复 兴 时 期

胡安·博斯坎（约 1490—1542）

胡安·博斯坎（Juan Boscán）生于巴塞罗那，曾在卡洛斯五世的宫廷中做堂费尔南多即未来的阿尔瓦公爵的家庭教师。在宫中结识了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后者说服他将意大利新的韵律引入了西班牙诗歌，从而对西班牙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妻子于 1543 年整理并发表了他本人和维加的诗作，该诗集曾在黄金世纪出版多次，成为文艺复兴时期诗歌的典范。博斯坎的诗歌成就远不如维加，但他在西班牙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却是不可磨灭的。这里选译他的十四行诗四首。

十四行诗（I）

我从未对爱情这么满意
让我的诗篇充满对她的赞誉，
也从未劝过任何人欺骗自己
在爱情中去将欢乐寻觅。

我的理智一向这样考虑：
人人都将这灾祸防御；
所以如此是因为这已成规律，
我也因为成了大家的借鉴而庆幸自己。

啊，你们追寻着我的诗句，
乐于阅读痛苦的磨砺，

为了爱情它们变得无边无际，

我的诗句就是要告诉你：

“啊，只有上帝保佑的人们
才会摆脱爱情的魔力！”

十四行诗（LXI）

甜蜜的梦想和甜蜜的悲哀，
当时我正在梦中徘徊；
倘若我的自欺再延长一点，
自欺的结果将是甜蜜的欢快；

甜蜜不在我心间，但它能
像我渴望的那样出现；
甜蜜的享乐，尽管有时
使我不合时宜地睁开双眼：

梦啊，如果你格外深沉
并更加宁静地在我的心中栖息
那将是多么轻松、多么惬意！

总之，只有在梦里我才走运，
只有在虚假中幸福才是真
既然在真实中我总是倒霉的人。

十四行诗 (LXXI)

就像被判处死刑的伤心者
而且对此已确信不疑，
耐心地吞下这个委屈，
并决心坚定地死去；

后来人们告诉他已被饶恕，
可这时执行判决的刽子手
却出现在他的面前，
手持屠刀何等的剽悍：

我就是这样，注定要受熬煎，
我已毫无痛苦地将它吞咽；
但倘若以后虚伪的思想

使一种肯定的安慰在我面前出现，
那时不幸又会重演，我伤心的情感
又会沉入它淌在地上的鲜血里面。

十四行诗 (LXXIV)

我宛似生活在沙漠中的人，
已将世界与私事遗忘，
你们无意中看见一位伟大的朋友
走到他身旁，他却认为这朋友早已死亡。

然后他对如此的渺茫感到恐惧；
可后来却又对此坚信不疑，
闲来又开始回想过去，
头脑清晰，满怀新的情绪。

然而当这位朋友要奔向远方，
必须立即离开他的身旁，
孤独重新又占据了他的心房；

他无法在山间的野草中安居，
荒原上没有任何艺术的情趣，
每当走进自己的洞穴他都会颤栗。

克里斯托瓦尔·德·卡斯蒂略霍（1492? —1550）

克里斯托瓦尔·德·卡斯蒂略霍（Cristóbal de Castillejo）生于罗德里戈市，一生都在为哈布斯堡王朝效劳。他反对意大利诗体，几乎只写八音节的传统诗句，然而他对经典诗歌的翻译却体现了深厚的人文主义精神。

梦

夫人，我做了
一个不该做的梦：
五月的一天
我在河岸边观看
一个如此美丽
鲜花盛开的果园，
我以千种风情
欣赏她的容颜，
而如今只剩下一种
充满我的心田。

我毫不惧怕那里
会有愤懑哀怨，
越是深入内心，
越觉得眼福不浅。
一只只夜莺歌唱

在玫瑰和百花中间，
百灵和各种鸟儿
在赞美自己的爱情
歌声甜蜜委婉。

多么清澈的流水，
似乎十分安详，
喝起来多么甜蜜，
越喝越想品尝。
倘若到了树旁，
在枝间徜徉，
一阵微风吹来
多么温和、柔顺，
将树叶儿摇晃。

我离开了大路
为找个休息的地方，
这样的所在
是一个令人心情舒畅
长满刺的树的荫凉，
我在那里感到
多么高兴、清爽，
我觉得树上的芒刺
变得像玫瑰
与康乃馨一样。

总之，任何事情

都不会快乐与惬意
甜蜜与欢畅，
在这美丽清爽的果园
我却迎来死亡。
在这并不荒唐的梦乡，
我觉得它是那么
惬意、安详，
从来没想到
那夏天不会久长。

近来所在的地方
远离我的思想，
我睡得多么酣畅，
可痛苦的喊声
打破了一枕黄粱；
发现那片果园
竟然是荒山野冈
陡峭得难以攀登
我身陷囹圄
等候着命丧无常。

十四行诗

倘若您给我造成的痛苦是真的，
如同我的灵魂所深知的那样，
可它们为什么不结束我的生命？
更加真实的难道不是死亡；

倘若如此的奉承是为了幸福，
用我的欢乐使它更加高昂，
您说，为什么您每天都在杀我
而且在变换着各种花样？

夫人，请告诉我这个秘密，
为了您，我要知道，我是为您而死，
倘若无论死活都是我的遭遇；

因为有您这样的杀人凶手，
我便不再追求更痛苦的荣誉，
这样的杀害会令人更加惬意。

对那样的美事我虽不理解却并不怀疑，
于是自然就产生了对它的信仰。

我生来只为了将你爱恋；
我的灵魂按自己的尺寸将你裁剪；
我爱你完全是出于自己的经验；

我承认我的一切都属于你
我为你而生，为你而活，
也一定为你而死并正在死去。

十四行诗（十）

我的痛苦所发现的可爱的东西，
当上帝愿意时你们快活而又甜蜜，
你们都在我的记忆里
为了我的死亡而与它沆瀣一气！

谁会告诉我，我为你们而感到
无比美好的往日的时刻
迟早有一天会变成对我
无比痛苦的折磨？

既然你渐渐给我的东西
会在一时间统统地拿去，
请把留给我的痛苦也一同带走；

否则，我将会怀疑
你使我那么幸福是由于
你愿看到我死于痛苦的回忆。

十四行诗（二十三）

当玫瑰与百合
在你的面庞涂上自己的颜色，
当你炽热诚挚的双眸
用明亮显示风暴的平和；

当你那从黄金的矿泉
精选出的秀发飘闪
在洁白、挺直、美丽的脖颈上，
风儿使它们摇摆、散乱：

请摘取青春快乐的果实吧
在愤怒的天气
用白雪覆盖美丽的山峰之前。

冰冷的风会使玫瑰凋残，
轻快的年龄会使一切改变
为了不改变自己的习惯。

光辉耀眼，全副武装，
凶猛的战神降临在地上；

二

现在你摆脱了恼人的照顾
和自由的洽谈，幸运地
去狩猎，烈马使山丘
感到疲倦，加快奔驰
将恐惧的鹿群追赶
鹿群徒劳地将死期拖延：

等一等，
请恢复
往日的悠闲，
然后你将看到我为了描绘你
无限的、不计其数的美德
和远近闻名的成就而挥舞笔杆，
在我报答
功德盖世的你，在我死去之前。

三

有一天，当这个时辰降临
来为我将债务偿还
人们欠下你的光荣和声誉
（这是普遍的债务，并非一人所欠，
而是随便哪一个天才的朝圣者

只要他庆幸自己记忆中的尊严),
胜利的桂树
紧紧缠绕
你光荣的前额
常青藤种植在它的绿荫下面
渐渐长大并攀上对你的礼赞;
当人们这样放开喉咙
请听我的牧人们的歌声。

四

当太阳燃烧着跳出波浪
划破高高的山冈
萨里西奥倚在
高高的山毛榉上,
一条清澈的小溪
在碧绿的草地上流淌,
他用自己的歌声
与潺潺的流水
构成和谐的乐章,
他的忧怨多么甜蜜柔和
宛似那使他痛苦的女子
并没有离开那里
而就在他的身旁,
他这样向她解释, 对她言讲:

五

萨里西奥：

啊，加拉特亚，对于我的忧怨
你比大理石更坚硬，
对于焚烧我的烈火，你比冰雪更寒冷！
我正在死去，可仍在害怕生命；
我怕得有理，因为你在将我抛弃，
没有了你，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谁也不曾见过

我如此愧疚，

失去你的佑护

现在我自己感到害羞。

你是否不屑于做某个人的夫人

因为要永远住在那里，一刻也不能

从那里出走？

泪水啊，尽情地在脸上奔流！

六

太阳射出它的光芒

沿着谷地和山冈

使飞禽、走兽和人们离开梦乡，

什么沿着绿色的山谷

或高耸的山峰自由自在地吃草，

八

阴暗森林的寂静，
孤独山岭的偏僻和冷清
由于你而使我高兴；
为了你，我喜欢温馨的春天，
洁白的百合、多彩的玫瑰，
碧绿的草、凉爽的风。

 啊，你在怎样地欺骗我，
 你已是多么不同
 在你虚伪的胸中
隐藏着另一种多么不同的感情！
倒霉的乌鸦用它的叫声
清清楚楚反反复复地
 将我的厄运表明。
泪水啊，尽情地流个不停！

九

多少次，睡在花丛中，
我思绪翻腾
在梦中不幸地看到自己的悲痛！
我梦见在夏季里
为了在塔河边午睡
赶着羊群到那里去饮水；
 可到那里之后，

又不知水为什么
会从废弃的地方
沿着新的道路流淌，
夏季的炎热使我燃烧，
我跟着潜逃的水流跋涉
如痴如狂。
泪水啊，尽情地奔流在脸上！

十

你甜蜜的声音在谁的耳轮回响？
你明亮的眼睛投向谁的脸庞？
你为了谁而如此不尊重地抛弃了我？
你将自己破碎的信仰置于何方？
哪个是你美丽的双臂
像链条一样缠绕的颈项？
谁能经受得起
即使是铁石心肠！
眼见我钟爱的常青藤
离开了我，爬上别人的墙，
我的葡萄藤缠绕在别人的榆树上，
我并非在摧毁自己
致使生命消亡。
泪水啊，尽情地在脸上流淌！

